

## 第七回 行酒令名士慶生辰 沐皇恩美人作都憲

話說大書房都是墨卿幾個至交同年，除了張山人、文卿、寶珠、依仁之外，還有四位，一個趙璞，是劉三公子的妻舅；一個洪鼎臣，是同鄉；又有兩個旗人，是弟兄兩個，一個叫桂榮，一個叫椿榮。主賓共是九人，席是兩桌。張山人道：「我們都是至好，不尚繁文，用個圓桌，大家好談心。」眾人齊聲說好。

遂讓山人首席，寶珠就坐在張山人旁邊。老翁與他頗為親厚，談到當日同他乃祖太傅公是最好，又說令叔祖塚宰公征苗匪，曾請我運籌帷幄。又把寶珠一隻纖纖玉手看了一會，暗暗好笑，嬉嬉的道：「這一道紋，將來必生貴子的。」

寶珠一聽大驚，臉上羞得飛紅，心中一動，將手趕忙縮回來。文卿笑道：「敝年兄尚未娶親，老先生怎麼說到生子？請老先生看他何時喜星照臨？」張山人笑道：「也不遠了，婚姻大約還有幾年。前推吾兄的貴造，與松世兄的喜期，倒增差不多。松世兄可將貴造開明，待老夫效勞推算。」寶珠被他道著幾句，滿面含羞，低頭不語。

張山人見他害羞，倒覺得不好意思，自悔失言，笑道：「世兄今年貴甲子了？」寶珠羞澀澀的道：「十六歲了。」張山人笑道：「正是芳春二八。華誕是那天？」寶珠知道張山人算法非常，怕他算出他的馬腳來，不敢開口，文卿代答道：「八月十五日生，時辰卻不知道。」墨卿道：「他是亥時罷，我聽姑母講過的。」

張山人默默的手中推了一推，果然是個坤造，倒是個夫人局格，惜乎沒壽。又替他同文卿的八字合了一合，真配得相當相對。心裡喜道：「我原想替他兩人作合，不意果是天生定的。罷了，我來做個撮合山，成就他郎才女貌罷。但二人的紅鸞，俱皆未動，還得兩年。」

又吃了一巡酒，墨卿在外廳應酬一會，進來在眾人面前敬了一杯，道：「我們行個令罷。」文卿道：「還是飛觴罷，象那天也還有趣。」墨卿道：「今日沒有妙人，有何趣味呢？」眾人道：「就請老先生出個令罷。」張山人笑道：「諸兄不必太謙，老夫還是附驥尾。」墨卿道：「我新辦一副骰子，酒令是公子章台走馬，老僧方丈參禪，少婦閨閣刺繡，屠沽市井揮拳，妓女花街賣俏，乞兒古墓酣眠。今日試他一試，看鬧出些什麼笑話來。」

張山人道：「我有個道理，我見人行過一次令，是用骰子擲個骨牌名，有是什麼色樣，下面接一句五言詩，一句曲詞，一句曲牌名，一句《毛詩》，要關合骰子的意思，又要貫串押韻。我們如今把骨牌名丟開，用這副骰子擲，照他的格式，要說得湊拍，好的賀三杯。」眾人道：「好雖好，就是太難些，請老先生說個樣子。」

張山人取過副骰盆來，擲了一擲，是妓女方丈酣眠，笑道：「這個妓女也下流極了，竟去偷和尚！」笑道：「諸兄莫笑話。」遂念道：

妓女方丈酣眠，春色滿房籠，門掩重關，蕭寺中，花心動，甘與子同夢。

眾人大贊道：「接得一點痕跡都沒有，我們是甘拜下風的了。」公賀三杯。張山人將骰子送到二席，是洪鼎臣，擲了個老僧市井參禪，倒想了好一會，說：「曲詞要《西廂》麼？」張山人道：「只要是曲子皆可。」洪鼎臣道：「捏了幾句，不好。」眾人道：「願聞。」洪鼎臣念道：

老僧市井參禪，歸來每日斜，亦任俺芒鞋破衲，隨緣化，五供養，誰謂女無家？

眾人也贊了幾句，賀了酒。以下是趙璞，趙璞道：「我這些雜學一概不能，就是曲牌名，一個也不知道，我吃三杯，求那位年兄代說罷！」眾人笑道：「我們自顧不暇，何能代庖？」趙璞求之再三，文卿道：「你先擲下看看。」趙璞道：「擲得下來，說不出來。」文卿道：「你別怕，擲下就是了。」趙璞道：「我擲，年兄代說。」失把三杯一口氣吃了，才把骰子擲下，看是妓女花街賣俏，眾人笑道：「骰子倒擲得巧呢！」文卿也沒有思索，隨口說道：

妓女花街賣俏，楊柳小蠻腰，翠裙鴛繡金蓮小，步步嬌，顧我則笑。

眾人大贊道：「真妙極了！我們當賀三杯。許年兄竟是個風流人物！」李墨卿笑道：「他是久慣風月，所以描寫得入情。」骰子到桂榮面前，擲了個乞兒閨閣賣俏。眾人道：「了不得了，花夫竟闖到房裡賣起俏來了！我們看桂年兄怎麼辦法。」桂榮想了一想道：「我也無法可施，只好讓他討點便宜。」說道：

乞兒閨閣賣俏，春眠不覺曉，想俺這貧人，也有個時來到，玉美人，與子偕老。

眾人笑道：「好是好極了，但這個便宜被他討去，尊夫人心中未免不自在。」一個個哄然大笑。桂榮笑道：「你們還替我留點地步。」椿榮道：「我來擲個好的骰子。」落盆是乞兒古墓酣眠，笑道：「我們弟兄怎麼撞見花夫！」眾人道：「花夫討了便宜，自然又來。」椿榮道：「不必糊塗了，聽我獻醜罷！」念道：

乞兒古墓酣眠，長夜影迢迢，討得些剩酒肴，月兒高，河上乎逍遙。

眾人道：「好！令兄把便宜他討，你就賞他酒肴，怪不得花夫跟著你賢崑玉。」桂榮道：「一句話都攔不下來，實在討厭。」眾人又笑。骰子到了依仁，依仁道：「這是捉弄我了。我一句也不能，莫講詩詞，就是曲詞，也沒有一句。不然說句小唱兒，還可以。今天一定要難死我了！」寶珠見他光景可醜，說道：「你擲，我說罷。」依仁欣然道：「好極了。」取過骰子要擲，眾人道：「三杯酒是要罰的。」依仁道：「我家裡人代說，還要罰麼？」眾人道：「自然。」依仁吃了酒，擲的妓女閨閣刺繡，寶珠順口念道：

妓女閨閣刺繡，照見雙鴛鴦，紅袖鸞綉玉筍長，傍妝台，可以縫裳。

眾人道：「端莊不佻，不象個妓女的身分。這個妓女，一定從良的了。」寶珠任憑眾人取笑，只不開言。依仁道：「你們的賀酒還沒吃呢！」就替眾人將酒斟滿。文卿將骰子一擲，是公子閨閣酣眠，並不思索，念道：

公子閨閣酣眠，牀前明月光，我與多情小姐同鴛帳，蝶戀花，中心養養。

眾人笑道：「年兄真是個趣人，怎麼就說得如此入情？無怪乎墨卿說你久慣風月。」文卿道：「不必笑話，聊以塞責罷了！你們聽秀卿的，才真妙呢！」就把骰盆送過來，寶珠也不言語，擲了個少婦章台賣俏。墨卿笑道：「這個少婦不是個東西，必定是個偷香妙手。」眾人對著寶珠大笑。寶珠臉上飛紅，倒弄得說不出來。張山人看他羞得什麼似的，暗贊好個有賺頭的女兒。把位兒在裏面

裡，真委曲他了。憐愛之心，不覺隨感而發，說道：「松世兄，你不必睬他，你說你的！」寶珠含著嬌羞說道：

少婦章台賣俏，是妾斷腸詩，這叫做才子佳人信有之，惜奴嬌，螓首蛾眉。

眾人贊不絕口，道：「五句如一句，風流香豔，兼而有之。」文卿笑道：「好個少婦，竟想佳人配才子，所以跑倒章台之上來賣俏。」寶珠低著頭，也不回答。文卿又笑道：「你那個紫雲，不愧為佳人，你就是個才子。我那天見他半面，真是螓首蛾眉，嬌態可愛。」墨卿笑道：「你怎麼看見的？真妙極了，你看好不好？」文卿道：「怎麼不好？那時秀卿有恙，告假在家，我去會他，他請我在內帳房坐著，見他尊寵在屏後一閃，好個妙人！秀卿福也享盡了，把我也愛煞了！到如今夜間閉上眼，還想呢！」

說罷，自己大笑。寶珠道：「什麼話？粗使丫頭，你們也糊塗來，太沒意思了！說一回有趣，常說就討厭了！」文卿笑道：「護小老婆，不可放在面子上，叫人笑話！」寶珠瞅了他一眼，低下頭去了。墨卿笑道：「這種媚態，都是學的他如夫人。」張山人見寶珠頗不自在，道：「李世兄還沒擲呢，不必講笑話了。」墨卿笑著，擲了個老僧方丈酣眠，隨口念道：

老僧方丈酣眠，凝情思悄然，將一座梵王宮，化作武陵源，禿廝兒，不醉無歸。

眾人大笑，贊道：「李年兄說得有意思，和尚被你罵盡了。」眾人賀了酒道：「我們收令罷。」數了數，共是九個。張山人道：「九個不成體段，李、松、許三位，每位再說一個，湊成十二條，才是個編幅呢。」文卿道：「很好。」不由分說，取過骰子就擲，看是屠沽花街揮拳，笑道：「這個屠沽還了得！我不依他。」說道：

屠沽花街揮拳，波瀾動遠空，吉叮咚敲響簾櫳，好姐姐，亦不女從！

眾人大贊道：「蠻勁兒是行不去的，這個姐姐有些志氣！」文卿把骰子送到寶珠面前道：「請罷。」寶珠道：「我不說了，你們取笑我呢。」文卿笑道：「你這話把我都說軟了，真愛煞人！」寶珠道：「我還沒有說，你倒鬧了。」眾人道：「有我們，不許他鬧就是了。」寶珠擲的公子閨閣揮拳，念道：

公子閨閣揮拳，鶯夢起鴛鴦，全沒有半星兒惜玉憐香，罵玉郎，人之無良！

文卿忽然大嚷，正色說道：「你不必罵！我們是惜玉憐香，最有良心的，不肯揮拳打你。」眾人倒怔住了，既而大笑起來。寶珠急了，道：「太沒有趣味，頑笑兩句就罷了。」墨卿道：「翠紅月卿都罵你沒有良心呢！」張山人笑道：「翠紅、月卿，又是誰？」文卿道：「是他貴相知。」寶珠兩頰通紅，道：「老先生別理他們，有正經話講麼？都是拿我開心。」文卿道：「誰教你生出這種美貌來？令人可愛呢！」眾人道：「別頑笑罷，天也不早了，李年兄收令罷！」墨卿擲下一個公子章台走馬，大家都說：「擲得好！快說罷。」墨卿道：「我倒不耐煩了，勉強說兩句。」道：

公子章台走馬，誰為表子心？我這裡颺去萬種風情，醉花陰，蕭蕭馬鳴。

眾人都道：「收得更好。我們酒也多了，吃麵罷。」正在散席，只見松府家人進來回道：「內閣有旨意下來，有人來送信，請少爺回去。」寶珠不知何事，只得別過眾人，進去同母親說了，又辭了舅舅、舅母，墨卿同兄弟送出來，上車去了。

回到家中，門上人上來叩喜，送上報條，並抄來的上諭。寶珠進廳坐下，看了一看：

內閣奉上諭：

莊廷棟升浙江巡撫，所遺左副都御史缺，著松俊補授，欽此。

同日奉上諭：

大理寺正卿員缺，著侍讀學士許翰章升授。大理寺少卿趙洪達年老昏庸，才力不及，勒令休致，所遺之缺，著左庶子李文翰補授，欽此。

這趙洪達就是劉三公子的岳翁，趙璞的父親。寶珠看罷，就進去了。次日早朝謝恩，三家賀客盈門，個個稱羨。李、許二位做了同寅，歡喜自不必說。只有寶珠心中不喜，想自己是個女兒家，官升大了，格外難以罷手。松夫人道：「想你父親當日仕途，並不甚利，十九歲點翰林，四十歲外才升到三品，五十歲才換上紅頂。你小小年紀，已是三品，不要二十歲，還怕不是極品麼！」歎口氣道：「但是……可惜！」說著傷感起來。寶珠也不言語，寶林忙用閒話岔開。

從此，松府熱鬧非常，也有賀喜的，也有請酒的，不計其數。不知寶珠升了官怎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